

霹雳手

牛不也 著



青島出版社

霹雳手

牛不也 著

青岛出版社

鲁新登字 08 号

内容提要

一代大侠刘清风,武功盖世,人称霹雳手,在清除武林败类大魔头贾世独的决战中立下头功,深得武林人士敬仰。孰料风云突变,一时间接二连三迭发命案,搞得整个武林腥风血雨,人人震悚,而每一桩血案都留下证据证明是他所为。号称铁面鬼判的包大先生拍案而起,联合武林各路高手,开始了对刘清风的追杀,非置之于死地以谢天下不可。刘清风在陈东岩、齐圣姑等几位朋友的帮助下,既得四处躲避追杀,又要循着蛛丝马迹查明真相为自己洗冤,于是就上演了一幕幕惊心动魄、引人入胜的故事……到底是谁幕后作怪呢?不读到本书的最后一章难解疑团。

责任编辑 吴清波

封面设计 王伟

霹 雳 手

PILISHOU

牛不也著

青岛出版社出版

(青岛市徐州路 77 号,邮编 266071)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安丘市印刷厂印刷

字数 300 千 开本 850×1168 毫米 $\frac{1}{32}$ 11.375 印张 2 插页

1996 年 4 月第 1 版 199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110 册

ISBN 7-5436-1373-5/1·187 定价:13.80 元

目 录

第一章	幽谷狐影	(1)
第二章	奇女傻汉	(14)
第三章	长空武学	(34)
第四章	祸从天降	(46)
第五章	强敌陡至	(67)
第六章	关山重重	(80)
第七章	风尘江湖	(92)
第八章	铁面鬼判	(112)
第九章	虎落平阳	(123)
第十章	风高浪急	(142)
第十一章	再蹈险地	(159)
第十二章	无朋无友	(178)
第十三章	红杏白花	(201)
第十四章	宣阳烈火	(224)
第十五章	英雄好汉	(240)
第十六章	云遮雾障	(261)
第十七章	神出鬼没	(272)
第十八章	蛛丝马迹	(290)
第十九章	幽冥孤魂	(313)
第二十章	真相大白	(334)

第一章 幽谷狐影

西天里残阳如血。暮色如一层极轻极薄的黑纱，自山野间无声无息地弥漫而出。归巢的鸟雀叽叽喳喳地从四山环抱的一片空谷上空飞掠而过。东山上，嘎啦一响，有棵朽树为强劲的山风所摧，拦腰折断。幢幢树影间有只獐子呼地一下疾如闪电般向山巅奔去。在山的背后，传来一阵凄厉的狼嗥。

天色渐渐黑下来，谷中的一棵大樟树下，一个颀长的身影如雕像似地，纹丝不动。其人年约二十五六岁，宽袍缓带，面皮淡黄，双眉斜飞入鬓，两眼细长，眼角略向上挑起，口角边含着一丝若有若无的冷笑，下巴微抬，瞧着东边的山影。

狼嗥声再度发出时，显然已近了许多。东山之巅，突然闪出两星荧荧绿光，遥遥看去，状若鬼火。这两点绿光闪得一闪，便即隐没于树丛之后。那恶狼瞧见了谷中之人，便如一道黑箭般向山下飞奔而来。

谷中树下那人轻笑一下，缓缓转过了身子，背东面西，悄然而立，压根儿就没把恶狼放在眼里。

“哈哈……”一阵高亢得近乎尖锐的狂笑声中，有条轻捷的身影从西首的谷口处飘掠而出，身影略停一停，足尖一拧，向前跃出数丈，一个身子轻飘飘的，竟如一片风中的秋叶，三晃两晃，便到了谷中那人身前两丈之地。这是个身披黑缎风衣的中年妇人，鬓间插朵大红花，一张银盆大脸上嵌着两只乌黑的大眼睛，身段婀娜，竟是个极艳的半老徐娘。

妇人将那人从头到脚瞧了又瞧，笑道：“我总当名震江湖的‘霹雳手’刘清风刘大侠该是个五大三粗的莽汉子，却不曾想到竟是这么一位……文质彬彬的人物。真是百闻不如一见，见面又……不如闻名了。这一来我倒不忍下手了。哈哈……”

那汉子脸上微微一红，骂道：“不要脸的贱妇！休得胡说八道！收拾你这种妖妇哪用得着刘清风大侠出手？在下是武夷山陈东岩。你此刻悬崖勒马也还来得及。上天有……”他“好生之德”四字还不及出口，忽闻身后鸣的一声，便知是恶狼扑到了，左手往后一挥，袖风到处，竟将那壮如牛犊的恶狼掀了一个跟斗。

妇人一愣之下，两条柳叶眉倒竖起来，脸色一寒，后退一步，厉声道：“刘清风的人呢？姑奶奶苦等十年，要的是刘清风的人头！你姓陈的来蹉什么混水？我跟武夷山清虚轩的白尘老儿可没过节。你去叫刘清风来，我不想杀你！”

那汉子哈哈大笑，左足一挑，挑起一块鸡蛋大的石头，正击中那再度扑来的恶狼的腰胯。恶狼痛嗥一声，夹起尾巴逃得远远的，再也不敢来寻衅。这还是汉子足下留情，没取它性命。汉子笑道：“你‘九尾狐’白玉凤在江湖上也算一号人物，怎么不打听打听，我陈某跟刘清风是什么交情？刘清风的事就是我的事！白玉凤，我是为你好，凭你，想跟刘大侠过招？那也未免太不自量力了。奉劝一句：你还是躲得远一点，休要再在江湖上招摇，那还能保全性命。否则，哼哼……”

白玉凤气得满面血红，胸脯一鼓一鼓，怒道：“陈东岩，你也太狂了！我是看在你师父的面上对你一再忍让。你既然硬要替旁人出头，那也由你！你亮兵刃吧！我倒要看看你学得白尘老儿的几成功夫？”言毕，“铮”一声，一条乌黑的钢丝软鞭已擎在手中。

陈东岩微微一笑拍拍双掌，道：“我没带兵刃，就用这对肉掌跟你玩几招如何？”他师父白尘子是武林中硕果仅存的前辈名宿，内外兼修，一身功夫称得上出神入化，他从师多年，已得师门武学的

精髓，纵横江湖，鲜逢敌手，哪里会将区区一个白玉凤放在眼中。

白玉凤今日倒是有备而来，却不曾料到正主儿不露面，出来一个白尘子的传人。白尘子名头甚大，其徒儿必也极不好惹。纵能将他击败，谅得耗费许多气力。就怕刘清风躲在近处，要等到自己元气大伤后再来捡现成便宜，那样的话，自己岂非打虎不成反为虎伤？丢了性命还是小事，这杀父、杀夫之仇再也无法报得。如此一沉吟间，倒是有些踌躇难决。

陈东岩只当她怕了自己，笑道：“白玉凤，我本不想难为你，只因你口气实在太狂，心心念念要寻刘大侠报仇。刘大侠跟我有八拜之交，他不跟你为难，那是他不愿跟你这种人多所计较，并非是怕你。可你竟不知好歹，在外头恶言诋毁刘大侠。今日我要为刘大侠出口恶气。好叫你得知山外有山，天外有天。看招！”他双掌一错，呼地一掌拍出，直取白玉凤胸口。

白玉凤见他出招轻佻，脸上一红，骂道：“下流坯子！”扭腰闪开，抖起软鞭斜击他手腕。陈东岩两指如钳，径去夹她鞭梢。白玉凤不知他的深浅，自也不敢大意，腰肢一扭，错开一步，软鞭下沉，使招“拨草寻蛇”，向他两脚扫去。陈东岩不等软鞭扫到，一个“燕子掠水”斜扑而前，右掌虚按，防她的钢鞭，左手五指如钩，向白玉凤脸上抓去。这一着来得极快，白玉凤还不及回鞭抵挡，他指爪已到眼前，百忙中一个“铁板桥”，背心几乎贴到地面，才勉强让过，而鬓角的那朵大红花，已被陈东岩乘机摘走。她惊得花容失色，后飘两丈，方稳住身形。

陈东岩一招占先，于对手的武学修为已大致了然，见她神色惊惶，更是暗暗发笑，说道：“白玉凤，你真叫不自量力，刘大侠武功胜我十倍，凭你这几下子还想寻他报仇……”

他话未说完，忽听身后风声有异，却是那头恶狼见主人受窘，悄悄折了回来，张开血盆大口，向他后颈咬去。陈东岩只顾着面前的白玉凤，一时疏忽，不曾想到那恶狼已受重创，竟还敢再度偷袭，

危急中不及返身应付，飞身向前扑出。白玉凤就在他前头候个正着，长鞭挥出，卷起一股利刃似的锐风，照准他头顶抽落。陈东岩前后受敌，又见其鞭势猛恶，到底不敢用自己的一对肉掌去挡，于无可奈何之中，缩手展袖，去挡钢鞭。只听得嘶嘶连响，半空中碎布纷飞，犹如千百只蝴蝶上下翻飞。陈东岩的两只衣袖被鞭梢绞得粉碎，露出光溜溜的两段臂膀，模样甚是难看。

陈东岩又气又窘，右手在腰间一摸，“呛啷！”抖开系腰的钢带，那钢带顿时挺得笔直，竟是一柄乌沉沉的宝剑。这柄宝剑乃百炼精钢所制，可曲可直，平时当作束腰的带子，一到战阵之上，便是一件极为得力的神兵利器。

白玉凤一见到他手中的宝剑，不由得脸色一寒，脱口问道：“是‘剑中剑’？”竟而嗓音发颤，似乎见了什么极为可怕的东西。

陈东岩冷笑数声，朗声道：“剑中剑乃兵中之王，你区区一个‘九尾狐’今能见到这件宝贝，也算此生不枉了！骚狐狸，你认命吧！今日是你毕命之期。”

黑光一闪而过，那头凶猛悍恶的灰狼的身子立时分为两段，哀嚎一声，再无声息。

天色已全黑了，四面的山峦如同墨迹濡染在湛蓝的天幕上。夜风呼啸着掠过山谷，丛林叶梢发出如潮的林涛声。

黑暗中，白玉凤看见陈东岩的两只眼睛闪射着钢铁般的寒光，脑中不由想起一句话：“剑中剑，兵之王，十丈取人头，百步能穿杨。”武林中相传，白尘子有一把宝剑，名曰“剑中剑”，此剑出手，绝无空回。难道白尘子真将这件宝贝传给了他弟子陈东岩不成？

白玉凤胆寒了。不管是真是假，她在报仇未能报得之前，决不能轻易冒险。一个人命只一条，丢了性命那便什么也谈不上了。但若就此畏惧退缩，传到江湖上去，却又是大失面子的事。一时间，她进又不敢，退又不甘，进退两难。但觉呼吸急迫，一颗心在胸腔里怦怦跳个不了。

陈东岩岂能不知她在想些什么，本来他双袖被毁，闹得十分狼狈，恨不得将白玉凤立毙于剑下，此刻见对方有畏惧之意，胸中怒气稍减。他这趟代友赴约，固有一分义气在内，但也有既闻“九尾狐”白玉凤艳名远播，何不见上一见的念头。便笑道：“你要我饶你那也不难。只要你从此改邪归正，再不纠缠刘大侠，我可以为你向刘大侠讨个人情。”

白玉凤收起软鞭，上前三步，深施一礼，道：“陈大侠是个明白人。妾身本就与陈大侠无冤无仇，对尊师白尘老侠更是十二分的敬仰。说起来白尘老侠姓白，妾身亦姓白，五百年前原是本家。岂敢对陈大侠有半分不恭之意？妾身自父死夫丧之后，一个人孤苦伶仃，无所依傍。你说我这命苦不苦？我一个妇道人家，流落江湖，抛头露面，为求得能学成武功，强作欢颜，老着脸皮求人学个一招半式，碰上那好色无赖之徒，风言风语犹在其次，动手动脚的也不是没有。我所以强自忍耐，背负一个‘淫贱’的恶名，不知者，还当我是自甘下流，天性邪恶，却哪里晓得我是奇冤未申，不得苟且偷生，为来为去，只盼着有朝一日能报了血海深仇，再去地下与亲人相会。陈大侠，你今日若断断不肯放过我，便请快快动手，取了我的人头去向刘清风邀功。”说罢，又上前数步，来到陈东岩跟前，挺起胸脯，把双眼一闭。

二人相距不过尺许，陈东岩只觉她吐气如兰，又有一股令人心神荡漾的脂粉香阵阵袭来，叫人透不过气来。他亦算得当世有名的侠客，平生立世处事无可指责，但面对一位艳丽非常之佳人，心中不能无感，更何况这佳人软言悄语地向自己诉说不幸的身世，他心中杀意早就荡然无存，代之而起的却是满腹的怜惜之情。强自镇定心神，说道：“白玉凤，我可不会听你一面之辞。想那刘清风仁义过人，刀下从不诛无罪之人，怎会杀你父亲与丈夫？那定是你父亲、丈夫干了什么见不得人的歹事。你倒说来我听听看。你若有半句虚言，看我怎么对付你！”

他后退一步，以免与白玉凤靠得太近，而心中的樊篱已在不知不觉中撤去大半了。

白玉凤未语先泣，从怀中抽出一条粉红的绸帕来擦脸，说道：“这事说来话长了，十五年前，江湖上有一位外号叫做‘宣阳太保’的老英雄白去疾，那就是先父。还有一位人称‘锦衣秀士’的少年英侠朱乐云，便是我的先夫……”

陈东岩从未听过这两人的字号，不由“啊”了一声，问道：“白去疾和朱乐云是你的……”他突觉脑中一晕，暗叫不好，急提内息，但觉体内空空荡荡，眼前一黑，“啪哒”仰天摔倒于地，四肢无力，竟不能动弹分毫。

原来那“九尾狐”是使毒的大行家，她见陈东岩武功高强，又有一柄号称“剑中剑”的宝剑在手，若是单靠武功，断难取胜。故此一番做作，使得他先消除了敌意，对自己不再防备，于是取出藏有“蚀骨消魂香”的绸帕，轻轻一抖，迷倒了自以为风流潇洒的陈东岩。

陈东岩究竟内功深厚，虽然浑身上下使不出半分力气，但脑子还清明，知道自己着了道儿，今日多半要毕命于此，心中一阵后悔，强自镇定心神，躺在地下哈哈一笑，说道：“好一个……白玉凤……你不怕我师父日后寻你找场？只管……取了……我的……我的首级去……”

白玉凤迷倒了陈东岩，听得此语，不禁笑道：“陈大侠，我胆子没有针尖儿大，你可别吓我。尊师远在千里之外，他的徒儿武功盖世，打遍天下无敌手，怎么会死在我的手里呢？嘿！我也不是非杀你不可，像你这般英俊潇洒、又会体贴女人的名家弟子，在武林中实在是少之又少，杀一个就少一个。可是我今日若饶你小命，明日你就会反过手来杀我。陈大侠，对不住了，是你自己送上来的，我这也叫是没法子。你可别怨我。死在我手里的色鬼，算上你，是第二十个，你到阴间还不会太过寂寞。”

白玉凤一步步走上来，手中钢鞭挥出，轻轻卷住了他的脖子，

用力一收，陈东岩立时连气也透不过来，想自己英雄一世，却不明不白地死在这妖妇手中，满腔怨恨无由诉说，暗叹：罢！罢！都怪自己太过仁善，才落得这么个下场。

白玉凤却不愿轻易取他性命，手腕轻抖，将软鞭稍松了松，容他透过一口气来，笑道：“陈东岩，我此刻若要取你性命，便如碾死一只蚂蚁。你我往日无仇，近日无怨。常言道：冤有头，债有主。我与刘清风的梁子，本与你毫无干系。你只须说个明白，我约的是刘清风，刘清风怎么连根人毛也不见，却让你来赶这趟浑水？刘清风躲到哪里去了？”

陈东岩“哼”了一声，凛然道：“要杀便杀，姓陈的岂是贪生怕死、卖友求荣的小人？你别打错了主意！”

白玉凤道：“好！好！你要做君子？姑奶奶成全你便了，我也不取你性命。我只将你斫去双腿、割下两耳鼻子，让你做个丑八怪活在上，叫千人作贱，万人戏弄。”说罢手腕一翻，已取出一把雪亮的匕首，左手探出，揪住了陈东岩的领口，将匕首在他眼前晃来晃去。

陈东岩大骇。他并不怕死，男子汉大丈夫顶天立地，宁死不屈。但若被人割去耳鼻，斫下双腿，变成不人不鬼的怪模样，那可比死还难过。他在武林中素有“美男子”之称，一向风流自赏，又正当青春年少，尚未娶妻成家。那寒光闪闪的尖刀在眼前晃来晃去，一个失手，便耳鼻不保，那可如何是好？他又怒又急，忍不住叫道：“你这恶妇！你快把刀子拿开！”

白玉凤嘿的一笑，倏地翻转刀背在他鼻子上轻轻一敲。陈东岩“啊”的惊叫起来，只道自己的鼻子已然割去，吓得魂飞魄散。

白玉凤笑道：“叫什么？白尘老儿竟会有你这般没出息的弟子，我都替他害臊。快说！刘清风躲到何处去了？他为何不敢到这黑雾谷来赴约？”

霎时之间，陈东岩脑中转过了好几个念头。昨日后晌，他与刘清风在距此五十里外的宣阳镇太白楼中喝酒。两人才喝了三五杯，便有一个灰衣灰帽的小老儿送来一通字柬。展开一瞧，是个自称“九尾狐”白玉凤的女子写来，邀请刘清风到黑雾谷比武。刘清风看过字柬，只微微一笑，对那送信的老头儿说：“请转告你家主人，刘某不认得她，又正好有要事在身，恕难从命，务请原谅。”陈东岩听说白玉凤是新近崭露头角的一位高手，又听说此女不光武功十分了得，更兼美艳绝伦，便说道：“刘大哥，此女既指名约你比斗，谅来定非庸常之辈。黑雾谷距此不远，多耽搁一天半日也没什么，只须在伯母寿辰之日赶到便是了。何必定要扫人雅兴呢？”也不等刘清风分说，便扭头向那送信的老儿说：“你去吧，回复白夫人，刘大侠一准赴约！”随手取了一锭银子给他。当时刘清风便恼了，把酒杯重重在桌上一搽，愠道：“贤弟，你怎可……”陈东岩笑道：“刘大哥，你武功是越来越高，胆子却越来越小。你若怕有甚闪失，小弟给你掠阵！”刘清风正色道：“这趟我离家已有一年多了，家母命我赶紧回去给她老人家祝寿。我归心如箭，哪有心思跟不相干的人交手？你把那老者找回来，告诉他，我是不去的！”陈东岩笑道：“那老儿早走得没影了，却又到哪里去找？……好，好！大哥别恼，小弟这就去找。”陈东岩一心想要见一见白玉凤，哪会存心找人打消此约？只到外头胡乱走了一圈，回到酒楼，只推说找不到人。刘清风沉下脸来，说：“你不用跟我捣鬼，总而言之我是不会去的！”陈东岩一看苗头不对，晓得这位义兄是真的生气了，忙陪笑道：“好，好，都是小弟多了一句嘴。这样吧，大哥先走一步，明日小弟赶到黑雾谷去，向那‘九尾狐’说明原由后便来追赶大哥。我生出来的事，只好由我去打消它。”刘清风急着要赶回家中，付了酒资，提起包裹，走出太白楼，对陈东岩说：“既如此，愚兄便先行一步。偏劳贤弟跑一趟，千万替愚兄向那位白夫人致歉，千万不可再生出什么是非来。”言罢，把手拱一拱，迈开大步，向南去了。陈东岩在镇上宿了一夜，次日便来到

黑雾谷，他本就不拟打消约会，武林中人，见猎心喜，更兼一身武功十分出色，能与一位美人过招，也算得一件难得的赏心乐事。哪想到这白玉凤却是刘清风的仇人，貌美心毒，竟使奸计叫自己上当。这时陈东岩命悬人手，待要硬挺，怕她狠下辣手；待要软言求饶，毕竟廉耻之心尚在，情知只要自己稍露怯意，从此江湖上就再也抬不起头来。

白玉凤见他闭目不语，叱道：“好！我先割了你的两只猪耳朵再说！”正要下刀，突听到一个娇脆的声音叫道：“让我来割！让我来割！我最喜欢割耳朵了！”

黑夜时分，僻谷之中，突然传来一个少女的嗓音，白玉凤和陈东岩均大为惊愕。白玉凤一把挟起陈东岩，钢鞭挺直如枪，刷地一下向前头的大樟树抽去，打得那树身晃动，震落的树叶，密如雨下。她厉声喝道：“谁在那里，快给我滚出来！”

但听那声音笑道：“凶巴巴干什么呀？人又不是球，怎么会滚呢？你连个请字都不会说么？”

听那声音就在近处，白玉凤既敢于夜间约斗刘清风，自然有一副好眼力，但奇的是竟然看不见说话的人在何处？她心中发毛，更不敢大意，乍着胆子说道：“你是谁，是人还是鬼？快出来，姑奶奶可不怕你！”口中说不怕，其实心里是怕得不行，惟恐出来一个女鬼，那可会把人吓死。

那声音又道：“你才是鬼呢！若是好端端的人，怎会半夜三更到这荒山野谷里来杀人？”

白玉凤凝目细看之下，总算看出一点端倪，只见前头一丛茅草发出窸窣之声，想必那人是伏在草丛中，她心念一转，提气叫道：“请现身吧！在下姓白，江湖上送我一个外号‘九尾狐’。姑娘究竟是哪一位前辈的门下？请出来叙话。”她话音刚落，左手微抬，一道蓝光电射而出，直取那丛茅草。这一手甚是毒辣，若是那丛草果然藏得有人，甚难躲闪。陈东岩待要出言示警，也已来不及了。

只听得“啊”的一声惨呼，嗓音又尖又厉，尾音拖得甚长，在静夜之中听来，真是惊心动魄。

白玉凤一击即中，倒也颇感意外。她发出的是一枚涂有剧毒的“蝎尾针”，中者痛苦异常，三个时辰不获解药，便无生还之机。她生性多疑，左手连挥几下，毒镖、毒针一连发出数十枚之多，只听又是几声惨叫之后，便再无声息。

陈东岩暗叹一声，心想：这姑娘不知是谁家的顽皮孩子，竟白白无故送了性命。

白玉凤长鞭挥出，跟着往回一带，鞭子上卷着黑乎乎的一团东西。那东西到得她眼前她已知不对，“噫”了一声，用鞭子卷回来的哪里是人，竟是只浑身长毛的小兽，身上中满暗器，已经死了。

“咯咯咯咯……”一阵欢愉的娇笑在幽谷中回荡。随着这阵银铃般的笑声，一个纤巧的身影从大樟树上斜飘而下。月光将她飘掠的影子映在地上，迷蒙的微光中，这飘移的影子恍若仙女下凡。

白玉凤大吃一惊，呆呆地瞧着这冉冉而下的人，怎么也想不通像自己这般精细的人竟会让人躲在树上而毫无知觉。陈东岩更是惊愕不已。他在那棵大樟树下曾伫候多时，事先也曾四下察看，一直怀着戒备之心，防备白玉凤带来帮手埋伏于近处暗算自己，这姑娘是什么时候藏在树上的？

来人双足轻轻落地，袅袅婷婷地走了近来。待到看清了她的容貌，白玉凤和陈东岩又是大吃一惊。适才听她嗓音娇嫩，当是个十几岁的少女，无论如何也不会超过二十岁，但眼前此人两鬓如霜，面皮打皱，双肩高耸，手中持一根龙头拐杖，没有六十岁，也有五十五，只有一对眸子湛然有光，异常的灵活，视线在白玉凤脸上绕了几圈，再落到陈东岩身上，开口道：“噢？噢？你这大男人好没出息！怎么见了女人便变成一条鼻涕虫，还靠在人家身上，羞不羞？”又向白玉凤责道：“你这女人也不是个正经的东西，须知‘男女授受不

亲’，你怀中抱着个臭男人，这成何体统？快放开了他！”

她一开口说话，白陈二人才无疑虑，方才那个小姑娘的声音果然是她！白玉凤心中混乱，听她责得有理，手一松，放开了陈东岩。陈东岩四肢无力，站立不稳，摔倒在地上。

白玉凤已知来人武功甚高，但一时之间，却想不起武林中有这么一号人物，退后一步，问道：“前辈，恕我眼拙，不知前辈尊姓？”她手中紧握钢鞭，双眼一眨不眨，惟恐此妇暴起伤人。

老妇将手儿招一招，笑道：“你要问我姓名，俯耳过来，我告诉你便了。”

白玉凤对此人怀着极大的戒心，怎敢走近去送死？反而更往后退了一步。

老妇道：“你‘九尾狐’就这么一点胆量？既敢在这里杀人，还怕什么？我若要取你性命，你早已做鬼了，哪还能站在这儿！过来！”

她话音一如先前那般娇柔绵软，但正因如此，看着她苍老的容颜，听着娇滴滴的声音，更叫人心生恐惧，汗毛凛凛。觉得这人实在不能是人，必是一个怪物。

白玉凤满手心都是汗，知道这老妇说的是实话。她若有害己之心，早该动手了，不必等到此时。听她话中似有威胁之意，若是拂逆其意，必无善果。白玉凤思忖再三，上前数步，强笑道：“前辈吩咐，岂敢不从？”她心中害怕，声音微微颤抖。

老妇拿手挡在嘴边，凑近白玉凤耳边，轻轻嘀咕了几句。白玉凤退后一步，跪倒在地：“原来是……前辈大驾光临，玉凤有眼不识泰山，多有冒犯，恕罪恕罪！前辈在此，玉凤不敢自作主张……此人是刘清风的同党陈东岩，不能放虎归山……”

老妇微微一笑：“如何处置这个轻骨头，我自有道理。你去吧！”

白玉凤趴在地上磕了一个头，站起来，又道：“这……前辈，玉凤家距此不远，前辈若肯屈驾寒舍，乃玉凤莫大荣幸……”

老妇把手摇一摇：“难得你对我一片孝心，论理，我是该到你家

玩几天，嗯……这样吧，过几日等我将手边的事料理了后，若有空闲，自会到你家去走一走。”说罢，又挥挥手。

白玉凤不敢再说什么，深施一礼，转身离去。

陈东岩身在地下，两人的对答自是全数听在耳中。白玉凤对这老妇如此恭敬，非但是恭敬，简直如同奴仆面对主人，言语不敢有半分差池。这老妇究竟是何来历？但定非善类，则不问可知。他脑中忽如电光一闪，想起武林中传说的几句话：“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这四句汉代李延年的诗中隐着当今世上一男一女两个武功极高的人，男的名叫贾世独；女的名叫顾倩人。贾世独七年前在黄河岸边受群侠围攻，激战三天三夜，力竭掉入河中，为急流卷走。顾倩人一向不跟人结党，也不在江湖上惹是生非，平生并无什么大恶。只是她隐居之处不让外人踏入半步，曾有不谙世事的少年弟子闯入她隐居之所，去一个死一个，去两个，死一双。因此江湖上提到顾倩人的名字，也是谈虎色变。这七八年中，顾倩人未在江湖上露过面，她倘还活在世上，当有七十几岁了，比眼前这个老妇老得多。但此人若不是顾倩人，以白玉凤的性子，又怎会对其奉若神明？更不知她会如何处置自己。

陈东岩正自疑惑不定，忽听那老妇“咕”的一声笑，偷眼看去，只见她眼中露出顽皮的笑意，正拿手指指点点，又曲起右手的食指轻刮自己的脸颊，直如天真烂漫的小姑娘羞臊同伴。陈东岩心感奇怪，暗忖：这老妇嗓音娇嫩犹在其次，怎么连举止也如同幼稚的小女孩，莫非果真是妖魔鬼怪？

老妇似已瞧出他的心思，弯下腰肢，一根白玉似的手指戳到陈东岩的额角，讥笑道：“你呀！你是叫狐狸精迷住了。你师父难道没教过你么？要不是我老人家忽然心血来潮，掐指一算，算出你命不该绝，特地赶来救下你，你早已化作一堆脓血了。我救你一命，从今后，你得听命于我。我叫你死，你就死；我叫你活，你才能活。听明白了么？”

陈东岩听她话中有救己之意，心中生出指望，忙道：“多谢前辈活命大恩！晚辈一时失察，中了那‘九尾狐’的奸计，身中剧毒，纵然前辈想要救我，但无‘九尾狐’的解药，终究难逃一死。前辈的再生之德，只有来生再报了。”

老妇把嘴一撇，晒道：“啧啧！好没志气的陈大侠客！没缺胳膊没少腿的，一丁点迷魂香，就把你吓成这样？似你这般窝囊废，怎配是白尘子的徒弟？这把剑还是给了我好！”手臂一伸，将那口神异的“剑中剑”夺了过去。

陈东岩大急，这口宝剑他爱逾性命，“剑在人在，剑亡人亡”的道理他不是不懂。他宁可舍了自己的性命，也不能眼睁睁让别人把宝剑拿去。一急之下，也不知从哪里来的一股劲，猛地跳将起来，扑向老妇，叫道：“把剑给我……”

老妇再想不到这形同僵尸的人会突然活蹦乱跳地张开双臂抱向自己，惶急之际不及多思，顺手一掌，“啪！”结结实实打了他一个耳光。陈东岩此时功力全失，如何经受得起？一个身子飞出丈许远近，摔在地下昏了过去。

老妇冷笑数声，赶过去挟起陈东岩，奔鹿一般飞也似地向东窜去，倏忽即没入山林之中。